

李雲陽文集卷三

目錄

送項知事序

送吉安莫知府序

贈天吉序

送歐陽學錄之吉安序

贈醫士顏一中序

贈陳文峰序

史畧考序

贈王山長序

贈郭環溪序



贈鞏漢甫序

贈劉時中序

贈王濟舟序

美人尉高公詩序

草堂名勝集序

譚行遠詩序

師子林詩集序

書傳發揮序

茶陵州修學記

永新學記

閩山樵隱記

一鏡亭記

懋齋記

天遊齋記

澤存祠記

江氏梅溪記

秋興樓記

松羅奮隱記

進思堂記

澗泉記

吉安路詩人堂記

李雲陽集卷三

元茶陵李 祁 希遽 謨

嶺南長壽大汕石濂訂梓

上元黃鶴巖蘭崑甫校閱

十一世孫 上林 正白

弟 道誦 九臯

男 泰魯瞻輯

文

送項知事序

士負奇傑氣欲磊磊自樹立天地間不肯少有所
挫苟以一毫挫于人則憤怒勃鬱思必泄而後已

此古之豪傑所以遭顛頓困踣而不能自巳于拊膺切齒奮臂而攘袂者也然或一因小挫卽厭然消沮不復自振至有以善爲不可爲而不復爲以至于弛然喪其平日之所守者此則世俗所爲而非士君子之所當爲矣蓋君子之心求以無愧于已故夫事變之來雖不能盡如吾意而吾之所以處之者未嘗少移夫豈以一時非義之榮辱而易吾操哉友人項伯善來知吉安幕府事政平而訟理吏服而民安士大夫方期君之久于其任以觀其成已而君以註誤去君雖去不辨而士大夫之知君者咸爲君惜蓋不徒爲君惜所以爲公議惜也自公議不明于天下而世之爲善者沮然公議不在有司而在士大夫則君之去亦何慊哉余竊祿于閩與君相善且素知君之賢也今雖不敢從吉安士大夫之後而切嘗觀君之政且嘗聞士大夫之公議矣然吾觀君之去終若有憤怒勃鬱之意余故以士君子之所以處事變者爲君告焉君之去也旣能揆于已而無慚其必持其操而不易毋徒以一毫之挫自累也余之知君也深故其告君也切而謹毋謂予爲過言云

送吉安莫知府序

代永新守禦官作

循良吏之見稱于史策者莫盛于漢故自三代而

下論治效者亦莫盛于漢漢承秦苛刻之後而濟之以寬大天下郡縣往往得人以著治效而其所謂循良者率皆重厚長者而非徒以激切嚴厲之爲尚也使當世時之爲郡守者率皆如邳都甯成則漢之治效又豈足爲後世稱美哉方今大江以西惟吉爲難治詞訟之繁財賦之重人情風俗之不同皆非他郡所可比于是古濠莫公繇江西理問來領府事疏剔繁冗洗削奸弊勤以奉上而不顧其身之勞嚴以待下而不恤其情之私其決事也以明其賦歛也以公汲汲焉惟恐公家之需或有所缺戚戚焉惟恐閭閻之情或有所不堪蓋公以

厚重之資懷愷悌之德故施之于政如此予生樸重書早從事戎行叨守邊徼去公治所無二百里朝夕固已熟聞公爲政之善而不及一見顏色嘗歉于懷今公又將束裝有入覲之行則所謂一見顏色者常恐負也雖然予聞漢之循良吏率由郡守入爲九卿故有以北海太守入爲大司農者有以渤海太守入爲水衡都尉者又有以南陽太守徵入爲少府者其他徵入至大用者不可勝數方今急于用人而重厚老成明達練習如公之爲者其可使久處州郡哉騏驥雖老千里之程常在足下予固爲公望之他時一見顏色以副夙夜之望庶

幾于予言有徵云

贈天吉序

永新劉天吉儒士也教授邑里凡幾年既而抵几
嘆曰嗟乎予之不遇予豈能鬱鬱居此哉于是慨
然遠遊以來別予山中予曰士之不遇也多矣豈
獨天吉哉夫士之遇于時也非徒安坐此室以俟
夫人之知也必其學問之充聞見之廣而又加之
以交遊之多援引之重然後足以得名譽而成事
功杞梓生于窮源匠石何自而知騏驎馬于涓澤
伯樂無由而致士之窮居獨處亦豈異是哉且子
獨不見夫珠玉之爲用乎夫珠玉天下之至寶也

然珠不寶于淵玉不寶于山四方之珍奇服玩往
往踰萬里而後貴蓋其踰也愈遠則其貴也愈甚
今子以學問文章之富而自限于閭里其不遇于
時無恠也然則子之行也其將在淵之珠在山之
玉乎抑將以蘄乎匠石伯樂之知乎予于是有望
矣

送歐陽學錄之吉安序

歐陽氏吉安世族也觀之文忠公可見矣世之以
文章事業而著者累累有焉至芳庭始以學校發
身再轉而錄吉安之文學夫吉安大郡也俊秀之
多文藝之美道德之富皆甲江右則夫任一郡之

師表者不其難哉况乎士之立身操行莫難行于州閭鄉黨父母兄弟之邦也鄰里親戚之所攸處也朋友之所由交而是非善惡之所由著苟非操履之純素見推服則能行之而不窒者鮮矣今芳庭安成之秀士也安成爲吉屬邑則亦州里鄉黨也以屬邑之氏而爲郡之文學亦難乎其爲職矣然吾聞芳庭質厚而氣和行純而學敏蓋能篤于自勵而成其業者也則其見推于州閭鄉黨必有素矣而况乎其爲歐陽氏之世族哉出而行之吾見其易未見其難也昔予客吉安謁郡學升講堂摩挲文忠公之碑而讀之端重詳雅忠厚懇至其

所以有望于吉安之士子者可謂淡且切矣今之由乎是者果能如公之所望者乎亦有未盡如公之意者乎芳庭之行也其必讀其文仰其風以公之所以告士子者告之以求無負于公之心以庶幾無愧于子之職則向之所以謂難者有不足言矣

贈醫士顏一中序

顏一中以醫名江湖久矣予居鄉時鄉民之得奇疾者皆走百里以迎一中一中至則家人喜躍相慶且曰人而得奇疾不幸幸而得一中可不死人之信者如是其所治療又往往有神效予亦異之

及來江西聞人之信之者尤甚于吾鄉人之信之也其所治療又有神于吾鄉之所嘗治療者也夫然後知一中之術果異矣觀其取材制劑率用奇品多人所不能識者而其政治之方潰決之術湔滌洗濯之法又與他人異故其所治輒効率能治人所不能治者至其所不可決非他人所能療夫人之爲術要必出于衆人之上而後足以見其術之精苟爲不然則我有是彼亦有是我能是彼亦能是何足尚哉然則一中之于醫其必有異矣昔有得王充論衡而用之者識者謂其不得異人必得異書然則一中之於醫或者又類于是乎

贈陳文峰序

禾川陳文峰儒者也自負其學不肯爲里中人慨然有四方志予聞而壯之以爲儒者之道固無往而不合况當幅幘萬里車書會同時耶夫以文峰之才之學而適遭乎其時是惟無出出則朝建旆而夕遇主矣韓昌黎謂古之人於周不可則之魯于魯不可則之齊之秦楚也予謂此春秋戰國時爲然蓋列國之君有異好而當時之士亦異業故有遇不遇耳方今六經孔孟之書家傳人誦而文峰之所挾者又以其道亦焉往而不合哉予知文峰朝建旆而夕遇主矣文峰于儒爲世業其家學

遠甚是爲序

賀勝可詩序

安成周南瑞所刊風雅通志載賀勝可詩凡十餘首嘗得而讀之愛其音節諧婉意度清新而惜其所取有限不及見又意其佳處未必止此近乃得其全稿而讀之浩乎如春光駘蕩百卉溢日而非特一花一艸之可人然後知勝可之詩其佳處固甚多也大抵勝可之詩以平易勝艱險以天性勝雕琢故每出卽佳異乎苦心焦思之爲者詩之爲道固如是而已若二賦已極高妙天馬奔放奇崛有太白不羈之遺風擬恨俯仰曲折得文通形容之餘思此又有出于詩之外者蓋賦者乃古詩之流淡于賦未有不淡于詩者余因論勝可之詩故併及其賦云

石潭漁唱序

有攜石潭漁唱集來視者問之則曰廬陵蕭居仁所爲詩也近居仁宅有石潭焉幽廓寥曷可遊可嬉居仁日漁釣其間放然自得每興有所適卽發而爲詩此其所以爲漁唱者也及啓其集而觀之首得玉虹泉一首賦咏親切讀之慨然有燕馬嘶北風之意其次如賦全公余公及凱歌之類皆練達時務隱然有葵不恤緯之憂他如題贈酬答又

皆委曲綢繆綸至此豈果于忘世者哉蓋自昔之人不
得志于當時則託跡乎山林寄情乎泉石或樵或
漁無不可以適其意者此固石潭漁唱之所由作
也吾聞古之爲釣者或直其釣而不餌居仁之漁
唱或者其類是也歟

史畧攷序

司馬溫公脩資治通鑑惟一人能觀之盡卷乃悵
然恨其繁復爲舉要曆而人亦莫能盡讀近世乃
有史畧以便初學然讀者亦有未盡解其故者廬
陵羅伯綱王子讓乃復增損史畧而加註釋焉于
初學爲尤便也伯綱通齋先生之孫天性純孝友

誼尤篤業進士有聲私試每在前列而竟黜于有
司暮年且有丘明之青子讓乃靖衡潮三州太守
之諸孫與羅君道同志合雖領薦小見于世遇時
艱事殊不能以大用近年家居多閒乃相與記憶
緒餘以成此書蓋自喪亂以來江南數千里莽爲
丘墟士大夫家求一經一史且不可得况乎州里
僻陋之民哉今二君乃能增損註釋此書使初學
者猶得以少見上下數千年之治亂大畧謂非有
補于世教不可惜乎以二君之才之學而不遇于
時故俛而就此使其遇于時也則其所就豈果如
是而已哉

贈王山長序

今常德爲古鼎州勝槩名天下久矣昔戎昱以詩著于唐憲宗命有司以鼎州處之謂使武陵桃源足稱其吟詠士林以爲榮夫爲天子而以鼎州榮一士爲士人而榮於得鼎州則其山川之奇秀風物之清美爲何如士之居官而得鼎州者其榮猶若此則夫士之生乎是州而處乎是州者又何如往年予客同年范郡博家凡其山川風物之盛蓋得其半獨所謂秦人避難之所未獲一造焉近年王君堯賓來教東山堯賓鼎士也與范郡博有交契焉故予欲與之盡論其山川風物而未能雖然

予願竊有言焉夫秦人避難之所自昔相傳爲武陵桃源之地然自秦至晉來幾百年榛莽荒塞之中而彼漁者乃得而至自晉迄今凡幾百年風氣日開人事日夥宜乎道路之日通也而卒未聞有一人至焉則其地果安在哉或謂今之桃源卽秦人所居之地則其地若無甚難至者彼漁者固不得而專也謂別有幽溪阻絕之地非人跡所可到者則秦人何自而知其地漁翁何由而踵其跡是皆未可知也予旣不得親造之又不得與堯賓盡論之是可嘆也已堯賓生乎鼎州處乎鼎州其青年俊氣有學尚人皆人人所共敬雖其志在功名

雲隱集 卷三
無復屑屑細故然山川風物之事亦吾黨之士所當考者予故始終言之堯賓歸見范郡博就以致問訊云

贈郭環溪序

人之相遇非可以逆料而預計也凡逆料而預計者皆非也古之人蓋有同席而不相得亦有隔千里昧平昔而情同意合于一時之頃者此其故又若不偶然者以予之飢寒偃蹇不宜于俗每一辭鄉井卽慨然念人情之難合以爲天壤間不知復有幾人知我或得一二情意之相似者卽歡然無間以共慰藉蓋雖不敢必知我之有人而亦未嘗

無其人也今年春予來安城復得環溪郭君子館中一見恨晚或高談名理出顯入微灑灑有佳致令人如與王謝家盛集或春風把酒夜月憑闌慷慨高歌令人如登黃鶴樓坐赤壁舟中吹洞簫而望羽人也至其論事可否辨古今人物高下又落落出人意表聽之至終夕不倦予之知郭君也如此間嘗出予文共讀卽能辨其美惡而品量之則郭君亦知予矣于是相與言曰予與君不相知也不相知而相遇非偶然也今旣遇而將別也不知復遇之何時也夫人事之變無窮使他日而遇也不知於今日又何如也郭君請書之遂次其說以

爲序

贈鞏漢甫序

武城鞏漢甫以青年盛氣試吏于茶陵凡幾年其胸臆明快開爽其言論俊辨英發其才氣文章又足以剗繁處劇視目前事若無足經意者衆皆推之而號以傑齋蓋有取于漢有三傑之意夫漢祖奮布衣起蒿萊非有四方之英雄豪傑事孰與辦故三人者並起而應之以成其勲今天下承平海宇寧一雖有英雄之姿豪傑之氣若將無所用之然人才之出也非獨才之不同亦其時之所遇何如耳况今天下雖至承平海宇雖至寧一而蠻鄉

小醜尚肆猖獗有志之士當扼腕焉若張留侯之運籌帷幄韓淮陰之戰勝攻取豈無二三策可施之今日哉漢甫累世簪紱功名迺其餘事發跡青雲政自茲始勉之勉之謹毋謂蕭何起刀筆云

贈劉時中序

濟南古稱天下名郡以鄒魯屬焉故也蓋自周公魯公敦行風化而禮讓信厚之俗素著迨吾夫子與顏氏曾氏子思孟子相繼竝生于其間而千萬世道統之傳繇是而出漢興承秦滅學之後禮樂崩壞儒教泯絕而伏生以日授尚書爲千萬世經師之首其他醇儒莊士有節義名檢者無代無之

信乎天下之名郡無以加此比年劉時中來永新
判州事予以老病畏人不敢出與相見久之乃稍
與語歷歷言齊魯間事與夫聖賢之世系封爵里
居地里山川人物好尚如指諸掌問之而無不言
聽之而無不能不可及也君世家歷城爲濟南屬邑其先君嘗爲鄒
魯儒官君自幼隨侍不出庠序故于俎豆禮文之
事甚習及其壯也復隨侍南寧以蔭得永州東安
尉涉歷險遠故于人情物理事變甚深今而來佐
永新也安于貧而不求勤于事而無忽其歛于民
也若不得已其奉乎上者若有所不及官無廢事
而民咸安之蓋以君生長乎禮讓信厚之邦涵濡
乎聖賢詩書之化而又嘗驅馳湖湘之間閱歷海
桑之變故其見于容貌詞氣行事之際自有不可
掩者雖然吾嘗誦夫子之言曰齊一變至于魯魯
一變至于道君之去齊魯也久矣世道之遷變也
甚矣不知今之齊魯猶吾夫子之所謂齊魯者車
書會同行且有日吾願從君諏之

贈王濟舟序

永新學校在州治之東世變十五六年居官理民
者率以甲兵錢穀爲務守城池者亦惟務修築完
繕利器械以待敵其于學校非獨不能有補而又

廢之甚者至縱小卒挈妻孥襍處廊廡下堂上楹
柱或縱以繫馬污穢殆不可言及新安余公來鎮
是邦始令掃除修治視棟宇之欹腐者易之規模
之迫隘者廣之次第興舉日親臨督視工役于是
郡將軍王君濟舟慨焉有所感慕作而言曰我公
務新茲學勤勞若是而我輩偃然坐視無所助益
竊獨不愧于心乎遂驅其卒徒日來趨事赴功左
右服役惟公之指顧是從闢置宮牆土石附固高
廣堅厚軒廓環繚瞻者聳敬過者咨嗟而學宮之
士子咸願形之歌詠以著厥美予謂君之爲是役
也上有以敬明聖人之教使士卒咸知所當尊下

有以順俞公之心使士卒咸知所當敬一舉而兼
得焉可謂知所務矣君名海字濟舟有才智能屢
立勇功以著名當時其來永新也勤以儉其身嚴
以律其下是以士卒畏其威而莫敢犯其令民咸
安之今茲復能用心學校使學宮之士子爲歌詩
以美其功其過人亦遠矣故爲之序以述其槩焉

美大尉高公詩序

至正九年秋御史大夫高公告老于朝情實懇至
天子察其誠乃可其請以太尉致政而南居于蘇
飲食起居循循如少壯時旣恬以娛無與外事如
是者二年天子念其勞乃遣使賞金幣上尊酒仍

計其歲俸之金以賜之使者至邦人聚觀于巷于門歡喜欽羨舉手而言曰有是哉公之多福也昔公以世爵之重服勞皇家出入臺省于茲有年方將以耆德夙望爲國柄用而乃辭寵祿而不居樂安閒而自適榮名壽考於爲允藏由是觀之所以受今日之多福者其致此必有道矣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公之所以受福也又曰王三錫命承天寵也此公所以受福之多也然則我國家優崇老臣之意非公其誰當之于是邦之士子咸願作爲歌詩以頌公之福于未艾焉

草堂名勝集序

崑山之世族居界溪者曰顧氏顧氏之有才譎者曰仲瑛仲瑛卽所居之偏闢地以爲園池園之中爲堂爲舍爲樓爲齋爲舫敞之而爲軒結之而爲巢葺之而爲亭植以佳木善草被之芙蕖菱芡鬱焉而陰煥焉而明聞焉而淡一日之間不可以徧賞而所謂玉山艸堂又其勝處也良辰美景士友羣集四方之來與朝士之能爲文辭者凡過蘇必之焉之則歡意濃淡隨興所至羅樽俎陳硯席列坐而賦分題布韻無問賓主仙翁釋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興長短襍體靡所不有於是裛而第之以爲集題之曰草堂名勝凡當時之名卿賢士所

爲記序贊引等篇皆以類附焉間嘗取而讀之高者跌宕表曠上追古人下者亦不失清麗灑脫遠去流俗琅琅炳炳無不可愛吁亦盛矣予幼時謂晉蘭亭唐桃李園序謂皆一時勝集意千載而下無復能繼及窵觀蘭亭作者率寥寥數語罕可稱誦向非王右軍一序則此會幾泯沒無聞若桃李園之讌則不知當時能賦者幾人罰金谷酒數者幾人其泯沒尤甚獨賴李仙人一序可見耳豈若草堂之會有其人人有其詩而詩可誦耶蓋仲瑛以衣冠詩禮之胄好尚清雅識度宏遠所交多一時名勝故其盛如此吾故謂使是集與蘭亭桃李園序竝傳天壤間則後之覽者安知其不曰彼不我若也

譚行遠詩序

自予少長及與譚公行遠爲文字交其年同其趨同獨行遠學識超邁去予遠甚此則有不可強同者其爲詩夙自振發有凌厲氣由是負才名江湖間予時方習舉子業雖竊慕爲詩而力有弗逮每見行遠詩輒自愧心悒悒或謂諸人稱譽行遠詩益自愧又若有不平者恒自奮曰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是吾羞也俟畢吾業吾當與行遠竝轡爭先耳及來爲吏簿書獄訟之勞其心期會趨走之勞其形一日之間餘力無幾視

平生舊業且化爲虛空無復存者况欲學其所未嘗學求其所未嘗有者哉日復一日歲復一歲於是與行遠別十有二年矣今年秋行遠來省其兄吳門解其裝得其經行近詩若干首敷暢條達明切痛快俯仰變化探索幽眇而行遠之於詩益昌矣行遠之詩益昌則予之愧行遠也益甚雖然人自中材以下志氣視血氣爲盛衰予向時力務爲學見人有藝能不肯少自屈讓于行遠詩尤有欲竝轡爭先之意至近年則不復能爭矣非獨不能爭亦不欲爭矣向時見人有藝能人稱譽之恒若不平者至近年無復不平矣此無他志氣與血氣俱衰故耳予方欲與行遠論古聖賢廣大精微之學以盡徹今時之町畦藩蔽而行遠念親亟還無由暫駐故不得不爲行遠發之行遠歸出所爲詩以示常嘗所往來者而并以予言語之使知行遠之詩日昌而予之志慮衰竭爲可鄙也

師子林詩序

自天師坐師子林中地益闢景益奇四方之來得于觀覽悟悅者益衆于是內而京師集賢翰林之名德重望外而郡邑詞林賦藪之才俊英游皆托之詩章以寫其景物之勝至有足未及造其境而心與游者亦想像摹寫以極其趣夫如是則師子

林之得名當時亦已遠矣予嘗觀其地之廣不過十餘畝非若崇山巨剎之宏基厚址也屋不過一二十楹非若雄殿傑閣之壯麗焜燿也其徒衆僕役不過十數人非若高堂聚食嘗數千指也若是而能得名于當時之士大夫無乃以其人而不以其地歟蓋天如師夙自警拔又恒居天目侍中峰國師而盡得其旨功深力到愈久而彌彰是以世之賢士大夫莫不慕其爲人而樂談其道卽其地賦其景耳師之上第可庭將哀之以爲卷持以示予予復之曰昔之佛舍僧房託名羣賢集中以傳不朽者多矣若師子林則固無待于詩也無待于詩而詩以美之者當世之士大夫也哀之以卷以傳永久者可庭也可庭之意非天如師之意也欲知師之道者當于此卷之外求之

書傳發揮序

書經由孔子之手而定然自漢以下文有古今之殊自唐以來傳有是非之雜如是而求夫精義之歸一難矣哉九峰蔡氏親授朱子指畫作爲集傳而諸家之說始有折衷學者始有準則二帝三王之道亦旣廓然明矣然其微辭隱義諸家或所未發蔡氏亦止據其所長而采之使當時復有他說則亦必在所不遺矣自集傳旣行之後諸儒之講

論益精考訂益密皆足以發是書之隱而闡其微
于是天台朱君伯賢復會其所長附以己見編而
爲集名曰發揮蓋非以求異乎蔡氏之傳乃所以
補其遺闕而全之也予嘗得而讀之間巷數節而
犁然當于人心然後知二帝三王之書雖非出于
一時而會之于道則無不同諸家之說雖非出于
一人而揆之于理則必有合其理合則其道合又
何疑乎是非之難辨哉伯賢用功精浚故其採擇
詳審至其綱領圖說音釋通證皆有補于是書有
功于學者是亦不可少也嗚呼安得起蔡氏于九
原而與之論伯賢之所學哉

茶陵州修學記

學校視科目爲盛衰科目興士多由學校故所以
崇祀吾夫子無不用其至科目且廢學徒春秋朔
望鮮有至焉而爲政者又從而輕之其視夫子庭
宇之圯祀事之闕漫不加省雖道之污隆未必在
是而人心世道深可感矣茶陵學湖湘爲盛大成
有殿始故宋寶佑間某侯始加修葺然皆因陋就
簡隨補隨壞至元丁丑冬郡守吳侯蒞事明日祇
謁先聖閱殿宇棟梁榱桷蓋瓦級磚無完者慨然
任爲己責遂捐俸以表衆命校官饒進曰毋侈用
毋妄支官儲勤以待事於是僚佐協謀材備日積

越明年大司鳩工併役不更朔而告成桷腐者攻棟橈者隆礪斲黜堊堅實充美老于更事者咸謂修葺之精用心之勤無如吳侯蓋侯之用心者學校以爲己事之當然而非以科目盛衰爲作輟也以爲事當經久而非可以因陋就簡苟且一時也彼其無異乎是者固無足道一或有之而相仍苟且是則不可以追守責矣是皆不足與論侯之用心也自三代迄今幾千百載而人倫之道不廢是果誰之功與今之人相聚而居相侶而食以安夫日用之常而不知夫子之道實維持之故河汾王氏之言曰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嗟乎安得人人

有是言哉况夫子之道不可一日無則所以崇祀吾夫子者不可一日廢此侯之用心其去流俗甚遠予因人心世道之盛而于侯有賴焉故特爲發之侯字端卿名思義爲政尚寬簡所謂愷悌者也爲是役也公退之暇日至焉其心切切懇懇何其至哉後之爲政者皆如侯之用心則斯道之賴其有已乎

永新州新學記

三代之學與軍旅之事未嘗不相關也是以天子將出征必受成于學出征孰有罪反必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蓋學校乃人材之所自出受成于是所

以資其才以成其功及其反也則以成功告焉此
天子之學然也而諸侯之學亦莫不皆然魯僖公
之修頰宮也詩人作詩以頌之而其言曰旣作頰
宮淮表來服矯矯虎臣在頰獻馘又曰角弓其觶
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又曰旣克淮表葵孔
淑不廷式固爾猶淮表葵卒獲一詩之中反覆咏嘆
率皆形容當時軍戎武功之盛曾謂軍旅之事無
預乎學校哉吾夫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夾谷之
會却萊人于雍容談笑之頃三都之墮仲由實任
其事魯師及齊師戰樊遲請三刻踰溝齊師卒遯
而冉有以用矛入其軍夫如是則當時之爲師第

者其能否可見矣曾謂儒者之道果無預乎軍旅
哉自後世三代之制旣廢而文武之教分武臣日
文事爲迂濶可輕文士指武人爲麤戾可鄙互相
詆訾迄不相入而有國家者亦或別立武學而以
前代之爲名將帥者祀其中是蓋知其末而不知
其本者也知其二而不知其一者也千數百年之
間習視爲常而莫有能推明其故者是可嘆也已
永新文學之士繇前代及今于江西爲盛學校廢
弛自兵興以來則然旣而新安俞公領兵符來鎮
是邦修城池繕器械武備旣飭乃尚文事遂與州
尹田公謀謂學校不可以久廢宜先治其易者乃

首葺興文閣而新之明年有事禮殿嚴飾像設及從事諸賢闢兩廡移寘戰鬥使殿庭廓然有容櫺星門則改創于泮池之外繚以宮牆軒豁炳煥木石之材工役之費悉出于己既成而州尹田公率僚屬來請爲記嗟乎學校之無預乎軍旅也久矣儒者之不事乎軍旅也尚矣蓋自吾夫子之荅衛君有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繇是而後之昧昧者遂以爲軍旅之事實非儒者之所能而儒者亦或假斯言以掩其所不能此固近世之通患也今俞公之爲是役也不以守職爲拘不以侵官爲嫌舉積年學校之弊而新其規巍

巍聖容秩秩籩豆朔望奠謁進升講筵討論乎古今肄習乎禮樂非唯使韋布諸生得以從容涵泳乎教育之下而介冑之士亦得以踴躍欽慕于觀感之餘時習而日新歲改而月化將見學校之政與軍旅爲一異世才人之盛由是而出者文足以經國而理民武足以折衝而禦侮則三代之制可以漸復其權輿顧不在是歟予以年耄時乖昔也不幸而見學校之久廢今也幸而復見學校之重新喜俞公之志有成而尤重田公之有請也故爲記之俞公名茂字子懋其爲是役也部將王海寶助力役而幕下士金汝霖實董之田公名盛字秀

實割已俸收置簠簋犧象壘爵之器琴瑟鐘磬簫鼓祝啟之樂以備祀事同知王公達判官劉庸幕官胡澄咸贊襄之是皆宜書是爲記

閩山樵隱記

婺源治之東有閩山其山自五龍來磅礴崒崒委蛇百折而後至其原之來也遠其氣之積也厚而其數若將有所待者汪君士章始營之以爲隱居事母之所士章故婺源大姓父祖以上率爲承平時顯官至士章幼失所怙母年甫三十誓自守以撫其孤鞠養訓掖備極艱苦士章旣長且冠乃慨然念曰吾聞君子之道莫大乎事親事親之道莫

大乎祿養以祿爲養者人子事親之榮也吾不幸不得養吾父而吾母獨存吾又幸有世祿可階吾曷敢不勉由是以祖蔭得佐浙東帥府幕事未幾而世變歟興所在強暴奮挺崛起爲亂鄉人士咸弗寧于厥居士章復喟然嘆曰此非君子可仕之時也吾不得遂吾祿養之至矣乃退而築室于是山奉其母以居且題之曰閩山樵隱而屬予作文以記予聞汪氏有別墅在閩山下曰曉莊由曉莊行十餘里攀崖磴而上勢極幽阻至其巔則夔曠軒豁廓然若自爲一鄉聚者旣構以完旣奠以安名花異果春芳而秋實土酥露葵松韭之茹雞豚

之畜魚鱉之產隨取隨有列饌以進奉觴以趨兄弟怡怡慈顏熙熙庭闈之間春風藹如此士章事親之至樂也又閩山多危峰峭壁陟其上可以左瞰錢塘右挹彭蠡而信陽諸山皆在目睫煙雲蔽野朝暮異態日月之出歿乎東西者俯視之如在地底士章于事親之暇或稼于田或漁于池操斧以入深林窅然而莫窺其蹤茫然而莫知其所窮劃然長嘯濯清泉而坐白石振衣乎高岡散髮乎巖岫此則士章隱居之樂而事親之餘事也隱居之樂非一端而獨以樵爲名者寓意於樵而非樵之所能盡也蓋嘗觀古人之事其親心雖無窮而

時則有異故當其時之可爲則推其道以揚於王庭析圭擔爵以娛其親若其時之不可爲也則退焉而深藏歡菽飲水亦足以遂其志時有不同則事親之道豈必同哉今士章遭時艱險雖不獲祿養以爲親榮而猶能擇高明顯敞之地取足甘旨以盡其歡徘徊山阿以樂其道是非獨於古人事親之際爲無忝而進退出處之機舒卷行藏之義蓋亦淡得夫古人之用心矣予嘗備官婺源素知士章家世爲詳又頗知其山水之勝故樂爲記之

一 鏡亭記

孫君彥能徽之婺源人也以良家子從軍戍永新

叅掌軍務至卽就民隙屋以居居之後有隙地竹樹蒙密叢立荆莽中隙地之下而窪者爲池池之方可半畝崖址頽缺湮塞污穢尤甚彥能日徘徊其上遂命役童僕具斤釜畚鍤斬剔而闢治之不數日而向之叢立于荆莽者挺然而秀矣向之湮塞而污穢者瀏然而清矣于是乃築亭其間而扁之以一鏡蓋以池之方適與朱夫子天光雲影之詩合故取而名之也予時與汪君士章俱客彥能所飲食寢處必偕士章于彥能爲鄉黨姻戚契好合如一人凡亭之規制模畫多出士章而予偃然坐視其成漫不知愧彥能顧予而嘆曰吾亭之成

士章之力也子獨不能贊一詞哉吾欲求今之大手筆者以志吾亭而吾之亭小不足以辱子盍爲我記之予曰亭不在大顧取義何如耳朱夫子以道德文章爲世師表天光雲影之詩自髫鬣之童以至老師宿儒人誦而鮮有能浚體究之者今彥能築亭以事游息不爲世俗之娛而獨用意乎是吾想彥能之登斯亭也俯斯池也天光涵虛雲影漾碧紆餘容與之妙悠然自得于心目之表譬如塵鏡淨而妍醜自形慾情忘而萬理森著夫如是則雖以一鏡之池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夫豈可以小視此亭哉其爲亭也小其取義也大

此吾記之所以作也吾于彥能雖不若士章之親且契也然吾嘗竊祿婺源知乃祖竹溪翁之爲人信厚典實以詩書禮義之澤遺其子孫去今凡二十五六年矣而猶能記其鬚髮眉宇之似則今日之得與彥能遊亦似非無故也斯亭斯記非予其孰宜爲之于是彥能乃拱手而言曰若子之言是大有力于吾亭矣請遂書之以刻諸亭上

懋齋記

古之君子學于家而仕于朝其所以能策奇勛于當時垂鴻名于後世者未嘗不以怠惰荒寧爲戒未嘗不以驕佚盈滿爲虞未嘗不以憂勤惕勵而

日勉焉以求底于有成也唐虞三代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後世之君子凡有志于當世者亦莫不然諸葛孔明以身任天下之重躬親簿書流汗終日人雖有言而孔明不恤也卒能以一隅之蜀與天下羣雄爭衡拓境開邊紹復漢統陶士衡之爲刺史也日運百甓以習勞而其言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後卒能匡輔晉室爲時元勛故當時議者以爲士衡忠順勤勞似孔明蓋士衡之心卽孔明之心而孔明之心卽唐虞三代古君子之心也古之君子不可以復見矣孰謂今之人不如古之人哉新安俞君子茂世襲詩禮遭世

變奮身起戎馬間屢以戰功上幕府擢用顯揚于
時旣燁燁有聲譽矣而處心凜然恒欲有未至者
故特扁其燕間游息之處曰懋齋夫懋者勉而不
怠之義天下之事勤則成怠則廢謙則益滿則損
此理之常無足恠者俞君之來禾川也修城池繕
器械巨細畢舉而不以一毫病乎民飭勵士卒不
得有所侵暴而民之復業者咸得以食其力此古
之所以稱良將帥者而君能爲之至其畱心學校
撤其弊而新是圖每月朔望必躬致奠謁與諸生
講論文藝退而休焉則覽經史子籍以爲政治之
本此又近世之爲將帥者所罕能也君旣以懋名
齋復命工倣古人欹器樸滿爲二圖置諸左右以
便朝夕觀省此其心真能以怠惰荒寧爲戒者也
能以驕佚盈滿爲虞者也是又能以憂勤惕勵爲
心而日勉焉以求底于有成者也推此心也則士
衡可爲也孔明亦可爲也又加進焉則雖唐虞三
代諸君子之事業亦何往而不可爲哉予衰老羸
困已極辱君顧之厚而不敢過爲諛辭以誦君之
德功名富貴皆君所宜素有予獨喜君之以懋名
齋勉而不怠澁有合乎古君子之用心者故爲記
之

天遊齋記

醴陵周君善翁築圃于北門之外青山遠揚綠水橫逗溝塍畦花交錯高下而煙雲艸樹之青藹蔓菁可以馳遠思而寄幽興也于是遂規其圃之中以爲齋齋之外環植花木百卉清芬美蔭無不可愛暇日攜二三友從市塵中來卽解衣脫巾忘棄世慮翛然若塵埃去體灑然如執熱而濯清風也予聞而造焉與君燕坐竟日超然縣解乃請以天遊名其齋君曰子名我齋固當盍更爲我陳之予聞天之于人其不相合也久矣其孰得而與之遊乎蓋天之生人一體而公喘息呼吸與天爲一而况虛靈之府神明之舍乎人惟嗜欲以昏之憂患

以迫之寵辱得喪喜怒哀樂之情戕賊而桎梏之膠膠焉擾擾焉日與事物爭鬪于前而胸中之天已索然無餘地矣夫苟欲遊乎是則必啓其昏去其迫除其戕賊桎梏而後得焉其要在乎審夫輕重而已古之至人有不以天下累其心者有不以一國累其身者其自視者重也自視者重則雖天下國家不得以易吾之生也而况于瑣瑣者乎噫人之生也有涯而事變之來也無盡予願與君去町畦削崖岸屏其爲人者而求其爲天者從容乎恬淡之場逍遙乎廣漠之野心乎其無心爲乎其無爲行乎自然無所于選如是者其于天遊不其

庶幾乎予既爲君名是齋又從而申之以詞曰環堵之室宇宙入焉方寸之地神明集焉俄傾之間四海畢焉遊焉息焉吾與子同適焉君欽然喜曰子之言盡矣當與子共之遂爲記

澤存祠記

徽之屬州曰婺源婺源多故家世族而汪氏其一也汪氏之上世祖武經大夫介然當宋紹興初從侍郎沈昭遠使金時洪忠宣公爲金人所留音聞遼絕大夫以計得竊與公語且得其蠟丸書剖股肉納丸其中歸以遺公之子比公還命諸子執子弟禮環拜大夫大夫由是顯聞于時其後岳武穆王

宣撫江淮大夫幹辦公事提舉贛州洞丁橫山寨富勞翼駐劄爲第六副將以壽終于家其居宅則公之子适倅徽時所爲築也凡大夫所受宣敕詔誥并歷仕批書三洪往復書帖至于今去存其七世孫周將構祠于大夫之墓以虔祭掃且以藏大夫之手澤故名之以澤存而請記于予予聞諸禮經人子之所以敬其親之手澤者若書策琴瑟之類是也大夫之手澤豈特書策琴瑟之類哉是宜汪氏之子孫世守之而不敢墜也大夫爲國盡瘁不避危險以忠義奮身以功名垂世後世之君子凡聞其風而得其手澤者孰不願一快觀以想見

其爲人而况乎大夫之孫子哉是又宜汪氏之孫
子世守而不敢墜也然自宋南渡至于今數百年
中間凡幾變故簪纓圭組之家鮮克自守至有不
能保其身者而况乎先世之手澤哉一世二世之
手澤且不能保而况六世七世乎世代有遷革而
大夫之手澤其完人事有興廢而大夫之手澤無
恙謂非汪氏有賢子孫不可也或有疑君子之澤
五世而斬者則將應之曰五世而斬者君子之遺
風餘澤也遺風餘澤五世則泯矣若其手澤之存
則雖數十世可保也顧其子孫賢不肖何如耳周
才學兼著不屑用于時而獨拳拳于大夫之手澤

若此可謂無忝爾祖者不賢能如是乎後之來者
益加謹焉庶乎其不替也

江氏梅溪記

永新城西行百餘里曰梅溪江世居焉江氏之先
自金陵來家素侈嘗粟其先祖楹篤志厲學肄業
坐齋中齋舍近泉池夜常有光出池中煜煜照一

里許人以為龍光焉相訛以為異徵未幾楹果登

第初仕贛州司理後知賀州宋祥既遷鄉氓猶反

側未靖時朝廷命蘇若戶來事徂討屬江氏之先

祖齡安輯撫諭令皆得以復其業而完其家鄉人
至今稱之自予來永新聞江氏故爲衣冠世族而

梅溪山水蟠鬱奇秀江氏族聯絡散處其間門閭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誦詩讀書旦夕相往來壺觴賦詠大有佳趣恒欲一造其地以訪其遺老而竟不獲遂志近數年乃得與其諸孫衡高爲文友又得聞其世系源委之詳乃知江氏之所以爲衣冠世族者其所由來也遠矣或者謂當簽判未第時已有龍光之瑞則簽判之擢科登仕似有非人力所能爲者夫禎祥之應固天地間自然之理然予觀當簽判未第時家固侈訾粟簽判悉不暇顧唯篤志厲學肄業以期于有成使當時雖無龍光其擢科登仕固可必也使其不篤志不厲學不肄業而日弛焉以自棄則當時雖有龍光吾知其不能第且仕也爲江氏之子孫者當篤其志厲其學肄其業以求無愧爾祖則他時文章光燄將照千里奚必論龍光之有無哉

秋興樓記

歲在重光赤奮若秋暑乍斂天氣澄肅石泉鄒君領客登所居樓闌戶牖陳几席列坐而遐覽焉已而清飈徐來林木森動山光寥迴遠混天碧悠然有極目千里之意君于是振袂而起倚闌而立顧謂客曰快哉秋之爲興也吾乃今知所以名吾樓矣昔吾困于炎蒸厄于歊塵氣鬱悒而不蘇中忱

瞽而靡寧如夢如醉不知所營雖有高堂邃宇閒
館珍臺無所避之今吾之登斯樓也向之爲炎蒸
者今穆然而清矣向之爲歛塵者今霍然而平矣
向之鬱悒惛瞽如夢如醉者今且蕩滌流暢遽然
而歌恍然而醒矣吾自將葺芙蓉以爲裳紉蕙蘭
以爲佩飡秋菊之落英吸朝露之沆瀣飄飄乎乘
吾興而遊極吾興而止少皞之與居蓐收之與隣
皆吾斯樓之極致也諸君得無可吾意耶客有作
而言者曰君言固誠善然常觀之人情無常惟變
所適四時之氣慘悽而慘慄者唯秋爲然是以人
之遇之鮮有不發而爲嘆息愁恨者雖古之達人

曠士懷慷慨之志抱賦咏之才亦止于嘆草木之
零落感時運之變遷嗟年歲之不長恐美人之遲
暮而君之于斯樓也乃能長想遠慕不以常情之
戚戚爲已憂而以造物之洋洋爲已樂可謂度越
流俗者矣予適與坐列聞君言善聞客言又善乃
請合而書之以爲秋興樓記雖然吾觀斯樓之勝
在當前諸山之狀如屏如帷高壯雄傑其枝奔而
下者爲岡爲陵爲平疇曠野爲幽人處士瞿曇老
子之宅其氣之停蓄而發舒者則爲嵐爲靄爲雲
雨以膏澤萬類陰情卷舒千態萬狀而其勢皆來
集斯樓或者又云此山直向方當庚辛之位其于

時也爲秋昔人所謂西山朝來大有爽氣未必不出乎此此亦斯樓之一興也故併記之

松蘿舊隱記

休寧多佳山水其縣治百里有村曰溪西俞君公濟世居焉丙申變故興家悉燬遂辟地里之山中
去家十里餘沿溪而入外阻中廓泉石竹樹清潔
叢茂髣髴若古之桃源者沂谿而上抵松蘿嶺循
溪左涯入幽谷林壑秀美有僧巢其嶺飛泉百尺
下注爲盤渦岩洞幽絕有龍蟄其下循溪右涯得
平原數十畝山水尤奇崛舊時民八九家居之地
名松蘿谷于是遂築室與民錯居其間室外別築

一室以爲書畫琴棋燕閒之所且以松蘿舊隱題
之蓋休寧有山曰松蘿是谷也亦曰松蘿故以是
名之耳然則休寧之松蘿公濟之舊隱也今之松
蘿則其名雖舊而隱則新也公濟舊時未嘗隱于
是也未嘗隱于是而謂之舊隱者以其隱雖新而
名則舊也因其舊而爲之名者所以示不忘也公
濟有才學不屑用于世雙親年皆六十餘童顏鶴
髮不衰兄公澤倣儻有志怡怡焉督男女事耕織
以養其親室外鑿池構亭蒔以花木賓至則彈琴
賦詩飲酒以暢其情嗚呼世變時移陵谷易處而
公濟于斯時也乃能得勝地而居之有山水之娛

有花木之美有奉親之樂有賓客親戚之往來熙熙焉無異于太平之時公濟之得此亦何幸哉予嘗聞古桃源故事想其人于桃花流水間謂與蓬萊神仙同一歸趣然猶以爲此特避世隱居者之所爲非太平盛事不足羨慕及亂離十五六年之間東西奔竄未有寧日然後知嚮之居桃源者眞神仙流未可以爲荒唐而莫之信也噫桃源不可得而見矣安得復有如松蘿谷者以遂吾志哉慨然興懷書以爲記

雪篷記

金華聞人尹彥芳調官泰和卽其居之舍築室于

旁以爲退食閒燕之所庠而舒迫而有容周其壁之四圍悉以堊墁之皓然無有異也入其室者如入乎舟中而坐于孤篷之下晃耀洞射光奪人目于是遂以雪篷題其額而日休息于是焉其友人汪士章爲予言且爲記予謂夫天地之氣變化成質于須臾之頃而纖妍光潔可愛可玩者唯雪爲然是以君子樂之然雪之著于物也不擇高下山崖溪壑梅竹松檜軒庭戶牖隨其所止而不可遷焉此則士君子隱居求志確乎不可拔者之所樂也若其著于舟篷之上也則可轉移乎東西運棹乎南北迴旋上下遠近遲疾隨意所指蓋無適而

不自得焉此則士君子之見用于時宦遊四方者之所樂也今彥芳抱貞榦之才負軼羣之氣而又適當夫富貴風雲之會萬家之邑數百里之郡且將一歲而九遷焉江淮吳楚何莫非彥方宦遊之地也哉夫如是則於雪篷之義固自浚有契焉者矣雖然吾嘗聞君子之爲仕也居一邑則憂一邑之民守一郡則憂一郡之衆彥方之居是室也吾想其擁輕裘挾綵纈徘徊瞻視雪意凜然其必思吾四境之內豈其或有一夫之不得其衣號寒而無告者乎由是而惻隱之心油然而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斯氓之獲所賴也必多矣苟唯不然而徒假是以爲嬉遊之具訪孤山之梅棹剡溪之月乘興而往乘興而來是則彥芳自適之樂而非當時之氓之望于彥芳也予以病廢沉痾不獲與士章一訪雪篷之下以紓吾懷姑誦此語以復士章且求友人之善書者書之以爲記

休寧權茶提舉司進思堂記

國家經費之重倚于茶鹽鹽未暇論也茶之有司率畧郡置一所提舉寧國等路其司在休寧治之西地平衍廳宇疎敞廳事後有堂堂後有池池方而泉不竭可以爲公餘燕息之所至正五年春楚國武定公之孫翰林學士貫公之子來爲都提舉

日與僚佐從容其間慨然相謂曰予與諸君叨上
恩德以守職于此其可不思所以盡吾職乎且進
思盡忠聖有明訓予與諸君其可不之思乎遂取
進思二字以名其堂堂既定名乃走書婺源徵予
文以記夫忠盡已之謂也爲人臣而盡乎已則事
君之道于是乎在然或昧乎理則有以不忠爲忠
者若唐之趙贊張滂王播王涯之徒爲茶作餠千
萬世之下流毒愈甚方其爲是法也夫豈知其不
忠而爲之其心曰是可以濟國家之急紓君心之
憂焉是爲之夫豈非忠之大者曾不知天下之才
不在官則在民是以善事君人者寧損上以益下

不忍剝民以利國彼其思之熟矣今之病民不言
可知而居是官者率乘勢以利己否則以苛細爲
察以急切爲能以能盡民利爲職彼豈知忠之爲
義哉或者曰彼之爲是者非其本心也課額之嚴
可增而不可損使其雖有愛民之心而拘于法程
又敢虧其額以便民乎爲是說者是固然矣然吾
聞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苟循
習故常不恤民隱坐視其敝而曰非我也法也仁
人君子其心果如是乎諸君以勛名世胄萃于一
堂講之必精思之必熟必不忍盡民利以竭民力
斯乃忠之大者推而行之雖秉鈞持衡其道亦不

外此夫如是則斯堂也為諸君推求民瘼之地為
 皇家維持邦本之基豈特公餘燕息而已哉同提
 舉某某具高懷雅量皆可為言故敢以是為之記
 李生年文林郎同知徽州路婺源州事李祁書

澗泉記

余嘗愛太白仙人之詞曰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
 澗泉鳴溪林每誦至此未嘗不延頸跂踵發孤嘯
 而起遐思想其以天潢之英金閨之彥負逸羣之
 才挾超世之氣飄飄乎若將揮斥乎八極凌厲乎
 九霄駕麒麟而翳鳳凰吸朝霞而食沆瀣當是時
 也且將與羨門浮丘之徒頡頏上下以入乎無窮
 之門而游乎廣漠之野夫豈塵世之士所可希覲

哉至其尋幽絕壑引睇丹崖拂白石而彈素琴奏
 流水之潺湲聽長松之蕭瑟當是時也宜其與人
 世不甚遠也夫何世代寥邈山川寂寥去之五六
 百年而遺音杳然此余之長想遠慕而不能自己
 也予避地來禾川乃聞宜陽某好學積文篤志高
 雅而性尤嗜琴且以澗泉自號予于是欣然攝衣
 而從之至則相與夔猶徜徉綠澗而嬉取琴而彈
 天風徐來林木颯爽予肅襟而聽之琮琤瑤瑤金
 石皆鳴瀏兮其若清澹兮其若營蕩兮其無垠蓋
 泉聲與琴聲相和故其音韻諧暢一至于此予于
 是作而言曰太白遠矣不可得而及矣今乃獨得

雲陽集 卷三
聞君之琴以剔吾之聾以闢吾之胸以振蕩洗滌
吾之昏蒙豈非幸歟豈非幸歟予誓將與君盡取
太白諸詩而誦之以想見其爲人蟬蛻污濁之中
浮遊塵埃之外窺鴻蒙穿溟滓以閱夫風雲之變
態蚊蚋之起滅而君方以才器爲世用故且爲書
記之他日或欲聞君之琴叩君之門而請焉幸毋
謂方有功名事子姑去

吉安路詩人堂記

詩人之有堂舊矣自杜審言爲吉州司戶叅軍及
其旣沒而後人遂以司戶廳爲詩人堂此堂之所
由始也郡誌司戶廳在州治西南實今廉訪分司

之近其後又會拜于西原山寺因循且百年淳祐
中州學正危志白諸府公得龍岡之地廣袤十餘
丈而營爲堂三間又充廣之如其數而詩人始有
專席之地世遷事遠屋旣不存而地亦湮沒西原
寺僧仍以西廊一間爲祠祀會拜之所褊狹卑陋
以迄于今至正四年今太守燕山高侯爲政且一
期矣滯無不疏廢無不舉於是流謙謝縉翁合辭
以詩人堂爲請侯遂至寺謁焉愀然嘆曰異端之
不可加于名教尚矣乃使唐宋詩人歷代忠節名
勝之士依于僧廊安乎不正之側予之責也遂博
謀于衆得隙宇于郡庠西後依先矣讀書臺不數

十步廼與郡之長貳周視詳度議以協同侯獨備中統鈔五百緡寮屬士庶助費有差凡綜理悉以委之縉翁于是橫其舊而增其新大其規而遠其圖越明年二月戊辰侯率郡士行禮于堂衣服有章籩豆有秩少長有序几筵有容此則堂之所以盛于今日也夫以司戶公之高才下視一世而其孫甫遂以忠憤激烈發爲文章爲百代宗至國朝得封文貞孰不知其當祀無疑也然知其當祀而祀之非其所者不智也知祀之非所而不能正之者無勇也今侯之來也智足以辨之勇足以行之使是邦之士得拜詩人于斯行鄉飲之禮于斯依聖人之宮牆囿明時之禮樂不其盛哉雖然斯堂之建所以祀詩人也而歷代之忠節在焉是邦之士登斯堂也則思所以慕其人慕其人則思所以景其行此又侯堂之美意盍相與懋成之若其助費之數則具以姓名載之碑陰云

一者其胡
 人慕其人思而
 以
 西以彌藉人出而
 升之忠許亦意長
 准之
 宮徽固也其之
 甄樂不其益若
 銀然淇堂

李雲陽雜著集卷四

目錄

訊蟹說

三窮後語

題周道士止一卷

僧珠仲淵字說

黃河清劍銘

題宋孝宗賜誠齋雪圖卷

題宋張叔端畫清明上河圖

題僧雪窓畫蘭卷

為馮永送汪士章歸江東詩引

題張天舉圖書卷

蕭氏仁存堂贊并序

跋蕭如岡詩

題羅朝陽詩卷

題易子文詩卷

題刻陳所安文集

題張天全所刻天君降筆後

草堂書院藏書銘

跋風帆圖

題曠維寧思治藁

壽芝贊

跋主一先生慚稿

書烈女龍琇傳後

題唐子西與游使君帖後

跋怡虛清語

伯昂字說

海觀字說

跋賀元忠遺墨卷後語

跋周益公譔王率齋銘後

洞淵靈壇后土王主銘

劉子行字箴

王廣徵字贊

雲陽集
題范富二公手帖

書陳氏家譜後

題于氏封贈碑後

題方寸地說

三友贊

翔龍琴贊

題畫龍

題楊清溪畫雪竹

附錄

諸公序跋辭記墓文計一十五篇

李雲陽集卷四

元茶陵李 祁 希蘧 謨

嶺南長壽大汕石濂訂梓

上元黃鶴巖蘭嵩甫校閱

十一世孫 上林 正白

弟 道誦 九臯

男 泰魯瞻輯

雜著

訊蟹說

客有惡蟹者得而束之以蒲坐于庭而訊之曰爾之生也微其為形也不類爾之臂雖長而攘不加

奮足雖多而走不加疾而徒欲恣睢睚眦蹙蹙
契以橫行于世爾果何恃而爲此吾將加爾于熾
炭之上投爾于鼎烹之中剝爾形剖爾腹解爾支
體以償爾橫行之罪爾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蟹于
是怒目突瞳掣足露胸喘息既定乃逡巡而有言
曰噫子何昏惑眩瞶而昧于天地之性乎子之于
物也何見其外而不察其內乎子何濶于責物而
不爲人之責乎吾之生也微吾之形也不類吾又
長臂而多足凡吾之所以爲此者天也吾任吾性
則吾雖橫亦何莫而非天哉吾任性而居吾循天
而行而子欲以爲責我是不知天也然吾行雖橫

而吾實無腸無腸則無藏無藏則于物無傷也今
子徒見吾外而不察乎吾之內是不知物也世之
人固有外狠而中惡者此其內外交暴又非若吾
之恹恹乎中也子何不是之責而惟我之求乎又
有厚貌而深情者其容色君子也辭氣君子也衣
服趨進折旋唯諾皆君子也而其中實嶽巖溪幽
不可窺測此又大可罪也而吾子之不之責也何
居且吾之生也微故吾之欲也易足吾嚼嚙藁枯
適可而止飽則偃休乎蛇蟻之穴而無營焉吾又
何求哉吾之行雖橫不過延緣涉獵乎沙艸之上
於物無損也於類無競也而吾又何罪乎吾任吾

性吾循吾天而子欲加我于熾炭之上投我于鼎烹之中是亦天而已矣而吾又何辭焉客于是俛首失辭遽解其束而縱之江余嘗讀易至離離爲蟹故蟹之剛在外又離爲火火炎上故蟹之性躁而急此其得于天有不可變者人爲物之靈則雖頑噐凶辟無不可變彼不可變而不變徒欲以橫行之故猶足以取惡於人况乎可變而不變則於肆行而不悛者其取惡于人也亦甚矣嗚呼人固異於蟹也異於蟹而不自異焉又反有不蟹若者此豈不深可愧也余嘗聞客訊蟹事又因讀易有感欲書之未能適友人持三蟹圖來觀故爲述其說如此觀是圖者苟因予說而推之其亦少有警也夫

三窮後語

予觀新安趙君沔所敘三窮之目其一日楊伯睿一日楊蘭谷一日費振遠是三君者同仕星源郡中皆能以清苦自厲其甚者至撻野菜飯脫粟以自給人咸憂其不堪而三君者不以爲嘆故軍中呼爲三窮一時好事者率爲歌詩以稱道之誠以爲今之爲仕者莫不欲襲輕暖而飫肥甘以自取快足而三君者乃潔志厲操如此是誠可稱道也然予嘗竊有疑于窮字之義蓋窮與貧異貧以財

言窮以位言貧從分貝貝分則貧也窮從穴從躬
凡從穴皆有屈伏抑鬱之義若士之處于巖穴之
下者皆是也孔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也以貧與富對言所謂以財言者
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以窮與
達對言所謂以位言者也至李克爲魏文侯卜相
而其言曰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達視其所
舉窮視其所不爲歷舉而觀之則二字之義不可
一槩而施也明矣今三君者旣登涉仕路以見用
于時而振達名蹟猶若握太守印章坐堂上走屬
吏於庭威足以攝奸豪惠足以恤鰥寡四境之內
莫不奔走服役以聽命于指顧之下若是而猶謂
之窮可乎吾固以爲若三君者謂之居官而能貧
可也謂之廉可也謂之清亦可也若謂之窮則特
出于軍中之號而一時之好事者遂從而歌誦之
耳予年七十有三羈寒羸困不能復爲文詞以譽
其厲操之苦乃獨斷斷然較一字于分寸毫釐之
末亦可知顛躓之甚而不知其衰老之已極也覽
是卷者倘不以予爲好辨則予過鮮矣

題周道士止一卷

天下之理必會于一故天下之士必歸于一一者
造化之本源道德之推要也昔之言道者曰抱一

日守一說金丹者又有所謂三五一萬事畢者至青霞高士周君乃復以止一為號蓋學道而能止于一則非常道矣人心萬變紛紜交錯而莫止其所止者惚惚也苟非知道之深慕道之篤探其本源而執樞要者其能知所止哉又孰能止于一哉吾于是知所敬矣

僧居仲淵字說

禾川有珠上人者其字仲淵予既為書二字而復請予為一言予觀諸老師碩儒反覆推究曰珠曰淵義無餘蘊予又惡能復為仲淵贊一言哉然吾珠之所以見寶于人者以其出而見于世故人得

而寶之彼夜光明月固為天下至寶向使其深藏而不之見焉則人亦孰得而寶之此珠之所以貴乎見知于世也若釋氏之說則不然釋氏往往以珠喻真如實性故欲其晦而弗耀也隱而弗彰也深藏固守而不斬人之知之也此則珠之在淵者然也蓋珠之出而見于世則寶之者在人珠之隱而藏諸淵則所寶在已釋氏之教務自見性夫豈斬人之知之哉仲淵善藏子珠毋使離于淵可也

黃河清劍銘

姜達泉以黃河清銘其佩劍有問之者曰子之劍一器爾於黃河乎何預達泉曰吾之所以名吾劍

者夫豈拘拘焉以器為哉吾將以著吾志焉耳吾之為吾劍者蓋直以天地為爐以陰陽為炭鼓風雷為橐籥體日月為光華窺之而莫知其形運之而莫名其妙此吾之所以為劍也蓋將以割利慾絕恩愛馘百邪滅萬惟使吾之耳目聰明神氣炳靈溟滓寥廓合乎太清由吾身而達天下無不可者且天下由吾身也黃河則吾之血氣周流乎吾身者也血氣和則吾身寧黃河清則天下平吾之所以名吾劍者夫豈苟然而已哉予聞姜君言始而疑之再而思之終而信之以其言之近乎道而非徒以欺世而駭俗也故為之銘銘曰

黃河清天下平舉世溷濁滑滑勞其生疇能持寸鐵截斷黃河清噫嗟乎姜君有此黃河清黃河清天下平

卷九止

題宋孝宗賜楊誠齋雪圖卷

楊文節公誠齋先生以清白著聞歷事四朝終始一節晚年力辭徵召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可謂與冰雪同操者也孝宗賜以此圖其時之先後雖不可知無非欲表其清節耳然則公之清節固皎皎乎不可尚已而孝宗之賢亦於是而見焉一時君臣相與之意不其盛哉

題宋張叔端畫清明上河圖

周氏所藏清明上河圖乃故宋宣政年間名筆也
筆意精妙固自宜入神品觀者見其邑屋之繁舟
車之盛商賈財貨之充羨盈溢無不嗟賞歎慕恨
不得親生其時親目其事然宋祚自建隆至宣政
間安養生息百有五六十年太平之盛蓋已極矣
天下之勢未有極而不變者此固君子之所寒心
者也然則觀是圖者其將徒有嗟賞歎慕之意而
已乎抑將猶有憂勤惕厲之意乎噫後之爲人君
爲人臣者宜以此圖與無逸圖竝觀之庶乎其長
守富貴也

題僧雪窓畫蘭圖卷

予留姑蘇時雪窓翁住承天寺日與予相往來當
時達官要人往往求翁爲寫蘭石翁恒苦之而予
所得于翁者凡數幅或時相過從焚香煮茶輒取
雪色紙爲予作摘葉掇芳小幅猶極瀟灑可愛予
嘗置齋閣中亂來蕩失俱盡恒眷眷于懷近乃於
吳君書室中見此幅位置蕭遠真此老得意筆也
感念之餘就題其後

爲憑永送汪士章歸江東詩引

汪君士章從軍來禾川其始至也禾川之士相與
言曰是固新安巨室其祖父多貴顯金紫輿服照

雲陽集 卷四
耀閭里其子弟習熟聞見被統綺而飫膏粱驕佚
怠傲其能爲我輩友乎已而試日就其庭而升其
堂耳其言而目其色然後知士章之賢乃有大過
人者士章學有源委固已深造乎道而猶歉然以
爲未足孜孜求之不厭處事明決與人交坦然久
而益信於是禾川之士咸願與士章爲友而士章
以思省其親歸矣義有所不可畱情有所不能已
爰相率賦詩歌以贈而使雲陽李祁序之

題張天舉圖書卷

禾川張天舉書生也攻篆刻印章位置風格率不
失古意一時士大夫多愛用之間嘗爲予作二印
予語之曰予老矣無復用意斯文恐負子印方今
泰運漸回將見氛翳開豁璧奎明耀文章翰墨宜
有盛於曩時則子之精藝其見愛於當時之士大
夫者亦將不啻今日矣子姑待之

蕭氏仁存堂贊并序

仁之爲道大其爲效也遠然苟非歷年之久遭世
之變則亦無以驗其効之遠近也廬陵曲山巖崖
蕭先生繇宋科目以仁人心賦入大學上舍凡數
年遭值遷革歸老於山中有元前戊子嘗創屋數
間至延祐甲寅科目興遂擬爲鄉校方厓蕭御史
爲書其扁養吾劉先生爲紀其事至後戊子其孫

壽春復拓而廣之又數年兵興江南北數百里之地悉爲丘墟邑居里舍蕩然罕存而先生之廬與所創之屋獨屹立煨燼草莽中若有陰扶而默相之者壽春于是葺之以爲堂而以其事語予予蓋知其先世之澤其爲効也遠乃以仁存名其堂且爲辭以贊之

秩秩斯堂孰構其始在昔咸淳有斐君子思深才雄蔚爲宗工擢秀藝圃蜚英辟雍國步伊阻爰復我土載經載營式獲我所我經我營匪圖我私邑有來學我應受之仁人之心君子之澤鬼神護阿罔有隳側孰纂乃績有嘉聞孫載瞻斯堂匪仁曷存堂以仁存事繇志繼子孫承之有永無替

跋蕭如岡詩

詩貴真實不真實不足以言詩古人之詩雖縱橫自恣不事拘檢而皆實情實景是以千百載而下誦之者如親見其人親目其事蓋實情實景人心所同貫古今如一日者也今觀蕭君如岡之詩務敦篤而去輕浮近質素而遠綺靡雖以拙自命而有至巧者存豈非所謂實情實景者哉况聞如岡平昔以意度自許好周人之急成人之善凡義所當爲者必力爲之與人交必懇懇盡其誠久而益信其爲人如此故其詩如此予因論其詩而并論

壽春復拓而廣之又數年兵興江南北數百里之地悉爲丘墟邑居里舍蕩然罕存而先生之廬與所創之屋獨屹立煨燼草莽中若有陰扶而默相之者壽春于是葺之以爲堂而以其事語予予蓋知其先世之澤其爲効也遠乃以仁存名其堂且爲辭以贊之

秩秩斯堂孰構其始在昔咸淳有斐君子思深才雄蔚爲宗工擢秀藝圃蜚英辟雍國步伊阻爰復我土載經載營式獲我所我經我營匪圖我私邑有來學我應受之仁人之心君子之澤鬼神護阿罔有隳側孰纂乃績有嘉聞孫載瞻斯堂匪仁曷存堂以仁存事繇志繼子孫承之有永無替

跋蕭如岡詩

詩貴真實不真實不足以言詩古人之詩雖縱橫自恣不事拘檢而皆實情實景是以千百載而下誦之者如親見其人親目其事蓋實情實景人心所同貫古今如一日者也今觀蕭君如岡之詩務敦篤而去輕浮近質素而遠綺靡雖以拙自命而有至巧者存豈非所謂實情實景者哉况聞如岡平昔以意度自許好周人之急成人之善凡義所當爲者必力爲之與人交必懇懇盡其誠久而益信其爲人如此故其詩如此予因論其詩而并論

子文之詩獨能尚追古人此固可爲子文喜而亦可爲世道嘆也

題刻陳所安文集

天馬驍騰早蜚聲於鄂渚鸞鳳伏竄竟殞命於殊鄉愛其人者多得之悲歌慷慨之餘見其文者猶惜其斷簡殘編之末此幸存而未泯尚或望其可傳必有當仁共成勝事寫之琬琰與千載而不磨報以瓊瑤庶九京之可作

題張天全所刻天君降筆後

張君天全以積成累行持混元教濟度羣品幽明交通神靈協贊至有託諸言語筆墨以顯于世非可誣也若吉州錄事達魯花赤那海所述天君降於上高之左惟能家其事尤著予觀其字體變化飛動盤鬱莫知端倪有非拘拘焉執筆運肘之爲者信乎不誣也異哉贊曰

於穆天君來於帝庭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惟筠上高厥姓惟左受學於張靡敢或墮精神所貫天君是臨神光奪目奇芬怵心委蛇蜿蜒恍惚詭電擊霆奔雲騰風起惟神所書豈人之爲惟人之行實神之依曰神曰人是曰一理不愧於人乃感於彼張君之學默契於天旣獲靈異道斯可傳傳之者人助之者神於萬斯年聿觀厥成

草堂書院藏書銘

祕閣崔崑麗于層霄羣公在天遠不可招聖賢之
書有圖有籍如山如淵浩不可覲矧茲蜀都阻于
一隅去之萬里孰云能徂惟茲達可有惻斯念稽
于版籍詢于文獻北燕南越西陝東吳有刻則售
有本則書僕輪肩頰車遞牛汗厥數維何廿有七
萬載之方舟入于蜀江江神護呵翼其帆檣爰至
爰止邦人悅喜藏之石室以永厥美昔無者有昔
舊者新畀此士子懷君之仁朝承于公夕副于室
家有其傳維君之德在昔文翁肇茲成功建學立
師惠于蜀邦維茲達可宜室作配惠茲蜀邦罔有
內外嗟嗟士子尚其勉旃毋負于君維千萬年

跋風帆圖

予嘗由姑蘇泛舟緣海崖掛帆入大江沂流而行
一日棹棹二三百里舟人偃息嘯歌于帆檣之下而
無所用其力此舟行之快也亂離顛沛逃竄山谷
不復有江湖之迹矣俛仰今昔慨然興懷近觀懋
齋俞君所藏風帆圖悠然有極目千里之勢而烟
波樹木茅屋滄洲歷歷皆若向時所見令人益重
懷感時殊事異安得復假風帆之便浮遊江湖以
求向時一日之快哉

題鄭維寧思治藁

雲陽集 卷四
士君子懷抱才藝遭逢亂離顛沛困躓靡所底止
固大不幸然因是而拂其心挫其氣摧其英華而
磨刮洗削其廉隅邊鄙之習卒就其所已能而增
益其所不能此則不幸中之尤幸者余觀鄺維寧
詩清潤含蓄有憂淡思遠之情蓋其詩多亂離以
來所作其人情之難測世道之匪常草木之變衰
山川之樵悴遇物興感觸景增懷無不于是乎見
故予雖惜其不幸不得遇太平盛時無以發其春
容紆徐之思而猶幸其遭逢時變得以增益其所
不能况維寧齒髮方壯足以有待而治亂之機無
往不復它時溥字又安重見太平之盛于是化王
之

壽芝贊

凡草木之植勾焉而萌甲焉而坼誘焉而生叢焉
蔚焉而蔽虧乎山林綿絡乎原野其名與數雖神
農氏不能以盡知盡識而唯芝也獨與恒產異不
根以生不沃以榮不蓐不櫛而蓬藿蕭艾不得以
蔽其美蓋以扶輿濟決之精蜿蜒清淑之氣蟠結
勃鬱而爲之故宜爲和氣之符爲休徵之應爲達

官貴人之所賞翫而自昔之翰苑名流詞林佳士亦往往形之歌辭詠嘆而不能自已也惟是庚寅之歲遠山公彌誕之辰客有以芝草獻者一本而兩岐形狀秀特蓋芝之生也既與常木異而是芝也又與常產之芝異由是衆客交口稱贊嘖嘖予乃諭于衆曰嘗稽諸仙經雜傳凡芝具五色加以紫爲六芝皆瑞草也生則有雲氣禽獸之異青曰龍芝赤曰丹芝黃曰金芝白曰玉芝黑曰玄芝紫曰木芝然則芝非有定名也世之好事者恒取其奇秀詭特者而翫之於是始有靈芝之名又其生時或有與吉事相符合其先後者於是而又有瑞

芝之名今是芝之來也實爲遠山公長年之慶尚無以名理有未愜宜命之曰壽芝可乎于是衆客欣然舉酒更賀乃囑筆徵予文以贊之遂爲之辭曰燁燁神芝靈氣所鍾含和毓粹衆芳靡同離羣而生拔萃而長結英丹崖擢秀華壤矯矯特立亭亭其嫖一本茂美雙枝盤挈如雲之舒絢綵綺美如鸞之翔奮翼軒翥惟芝之生是日匪常遇物應兆先幾呈祥聿來于庭作公壽考天實爲之錫以難老既錫以壽亦昌其家玉樹葱蒨珊瑚交加升彼兕觥酌以春酒服此休嘉以介眉壽

跋主一先生慚稿

竊讀主一劉先生慚稿嘆其浩博淵微敷暢精密而聖賢之心天人之學古今之變與夫人情物理委蛇曲折千態萬狀罔不畢備爲文爲詩爲雜筆累累凡數百篇無不可讀無不可愛蓋先生之學其資之也深其積之也厚故其發揮著見如此盛矣哉先生之於文也嗟乎自寇亂以來江湖數千里名藩大閩率爲丘墟而吾茶陵以孤壘獨存吾茶陵薦紳文物素著海內五六年間彫謝淪落而先生以老成獨存此非先生之幸實斯文之幸也先生年雖高而耳目視聽不少憊其用力斯文固未艾也况今之求先生者又有甚于昔之求先生者歟先生多賢子若孫凡先生之文未徧入者盍相與緝之以示斯文于無窮焉

書烈女龍琇傳後

龍子元視予以其同年貢士劉雲章所撰烈女龍琇傳蓋其從子孟敬之女嫁爲安成劉操婦遇賊李明之衆義不污而就溺者也嗚呼欲生惡死人情之常也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天性之正也全其正者爲正人徇其常者爲常人士大夫之所講也然而一旦臨事變決擇去就乃或不如閨門婦女之晰而確如雲章所云可勝嘆哉昔奉天竇氏女被俘不屈史氏榮而書之今琇先事定

計義不辱於俘卓然貞烈殆又過焉後之秉筆者其尚有徵于斯文哉

題唐子西游使君帖後

故宋宗學博士藏唐子西先生與游使君手簡詩翰精潔丞相周益公及諸老先輩題跋敘述審詳今歸周氏文府予謂子西先生以文章名當時傳後世其大者固不啻此此特其緒餘者爾然自熙豐至今上下二百餘年風流文采猶於是而可見則亦豈尋常翰墨所可擬論哉是宜士君子之愛而藏之也

跋怡虛清話

話者日用之常談晉人相尚清談出入玄要而清談之習遂爲一時所宗流弊至遠可畏也蓋其說雖高而難行其理雖勝而無實其旨趣要歸雖灑然可聽而不可以合聖賢之道談雖清何益哉查君謀翁以其日用之間得諸聞見者刊爲一編既載其事又復疏其理以示訓戒鑿鑿乎無一語之不可行無一事之不可法無非切于日用之常而不可闕于是而謂之清話其去晉人之談遠矣翁之孫宗彌溫厚純謹能守其訓持是編請予一言故爲述此語使世之覽者毋以查君之清話比晉人清談云

伯昂字說

人之材質高下有萬不齊而其志所趨嚮則不可以莫之審也故苟得其趨則日進乎高明苟失其趨則日究乎污下此理之必然無足疑者王氏之子弟曰高而其字曰伯昂字書謂昂從日昂者日之升也日之初升在易爲晉故其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伯昂年未弱冠神朗而氣清其材質固信美矣而凡所以資其材質之美者入而遊乎庭則有賢父兄焉出而就乎塾則有良師友焉由是而益志于學守先聖之格言慕古人之大業毋苟同于俗毋私徇其情如是而益加勉焉

則其德之新也將有如日之方昂而漸進乎高明廣大之域矣他日所就其可量乎雖然此理之有取于日者然也而天下之物亦莫不皆然喬松聳壑而昂霄則衆木之叢而附者不足稱也野鶴颺風而孤立則羣雞之俛而啄者不足數也此又物理之出乎其類而拔乎其萃者也伯昂而無志于此也則已如有志焉于是乎勉之庶無負乎子之字

海觀字說

海天下之大物也然人知海之爲大而不知其所以爲大故善觀海者必觀其所以爲大者焉今夫

海測之而莫知其深望之而莫知其廣舟之航之而莫知其所底止是固可以爲大矣觀者於是苟徒見其廣見其無所底止而曰海之大也如是是
可以廣吾見矣吁若是者豈爲善觀海者哉天下之物小以受大大以受小小受者受小名大受者受大名挾潢汗行潦之量而與之議洞庭彭蠡夫且不可而况於海乎蓋天下之能受者莫如海物之大者莫如海知所受則可以知其大矣不然則知其大而不知其所以大夫何取於海哉吾宗第字海觀銳氣而欲求天下之奇聞異見以廣其觀予甚期之而猶恐其所觀之不得其術則徒知海之爲大而不切于己故復爲之說焉今而欲盡夫觀之之術其必因海之不擇細流也而知一言之微一行之小在己者不可以不謹在人者不可以不容因海之含汗納穢也而知禍福之來榮辱之至是非得失之交集乎吾前者不可以不順受因海之汪洋浩汗而不自足也知義理之無窮學問之無盡而吾之所以用吾力者不可以不孜孜焉夫如是則觀海之術于是乎在而不爲徒觀矣中庸曰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非吾第夫誰望哉

重修靈泉院疏語

靈前寺僧將持疏以謁諸檀那求重建佛舍僧房以復其舊而請危行老人題其端老人謂今之人雖遭逢世變然而州閭鄉黨無貴賤高下咸有室廬以安其身以庇其家其大者則甍連棟接壯麗瑰偉無不如志乃獨使佛菩薩無莊嚴供養之地諸比丘無優遊棲息之所于人心宜有所未安誠持疏以往以吾言告之將見次第圓成種種具備他時爐烟鐘鼓祝頌讚揚福田利益豈可量哉

跋賀元忠遺墨卷後

亂來顛頓轉徙幾不自聊然猶吾喜訪故家遺編斷簡庶幾猶見一二舊時流風餘韻而每不可得近

乃得故人賀君元忠之仲子某所藏其先手書一卷蓋因離亂散失再三購求而後得之者也予觀其字體精妙詩思超軼反覆舒展慨焉興懷因念予平生宦遊多在兩浙而元忠亦然曩予在婺源時浙省請預貢試既出院乃知元忠適在財賦都府歡會之情顛倒之意磊落豪宕亦豈知有今日哉卷中詩凡二十首如信河如釣臺如常山道中八里莊濟上之類皆予所常經行者如會稽之蓬萊閣鏡湖亭京口之金山寺則亦予之所常登覽而常玩者也凡所至亦嘗間以小詩記之今其稿皆無一字存者而元忠此卷乃失而復得則以元

忠之有子也又卷中所書陳大卿文一篇全述張
小山詞因記予在浙省時領省檄督事昆山坐驛
舍中張率數吏來謁一見問姓名乃知其爲小山
也時年已七十餘匿其年爲崑山幕僚遂與坐談
咲仍數數來驛中語數日乃別別時復書其新詞
十餘首來其詞雅正非近世所傳妖淫艷麗之比
故予亦頗惜之今此詞亦不復存感念今昔忽忽
如夢嗚呼元忠已矣而後死者猶視焉以視人果
何爲哉果何爲哉雖然元忠已矣而此卷獨存故
家之流風餘韻猶幸可見賀氏子弟宜世寶之

跋周益公撰王率齋銘後

予讀是誌銘而知富貴之不足道也夫居士以一
布衣而其文章問學能令當時諸先輩稱譽推重
如此死又得周文忠公銘可以不朽世之居公卿
位震耀一時而名與聲俱泯然與草木同腐視居
士爲何如哉

洞淵靈壇后土王主銘

洞淵閣靈跡顯著厥有年矣今又得宋道君所書
后土王主於廬陵之王氏衆咸曰異哉是不可以
無銘廼使來請銘曰

崑山之英扶輿之精寶氣四達網緼乎庚在昔宣
和躬修靜默煌煌后祇享祀蠲潔爰制斯土以禳

雲陽集 卷四
以祈藏之名山以昭景釐山君護呵無敢不祕匪
玉之奇維神之賜迺啓靈貺托之于人再拜稽首
來獻其珍邦人聚觀踴躍驚喜宸翰飛揚雲騰霧
起罕聞自昔昉見于今是曰帝祉疇敢不欽鎮之
壇壝允也爲貴玄教之祥宗風其昌

劉子行字箴

安成劉君仲賓之子文用字子行予旣爲
書二字復爲辭以箴之其辭曰

君子之道實維其時用舍行藏隨其所之用之在
人行則由己勿悖于時勿違乎理藏之于身待用
而行有蘊斯發有貞斯享平平康莊無險無陂坦
然由之無遠弗至焉哉士子敬之慎之我言匪耄
爾行勿疑

王廣徵字贊

天下之理有顯有微顯者易觀微者難推而凡于
醫理極淡奧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惟茲王君洞晰
玄覽無闕弗察有隱斯闡人之有疾是究是徵內
觀脈理外察形神投以七劑效若神速行之州閭
取信侯牧藝本于理而况于醫惟醫之良在乎廣
徵微旣充廣道乃昭朗君子體之如指諸掌

題范富二公手帖

右范富二公手帖通一卷巴西鄧先生舉石徂徠

詩中語題其後方徂徠作詩時范公適自陝而還
朝道中得詩撫胸太息至有壞事之語其後范公
爲參政富公爲副樞范公主西事富公主北事二
公方協心殫慮興太平而飛語上聞羣姦得志于
是二公皆以宣撫出矣原其釁始實由此詩蓋以
夔契比范富而以大姦斥夏英公諸人宜其日夜
腐心切齒思有以報凡可以中傷君子者無不爲
之又况君子與小人共事則小人必勝而君子必
危蓋君子務盡其在己者進退榮辱一歸之天道
不可行則引身而退若范富二公之辭位而出是
也彼小人貪位固寵躁進妄求不得志則不已此
其所以常勝也歟由是觀之則是詩也大則有以
激當世之變使范富二公不得以安其位小而
足以庇其身幾于剖棺發塚則亦何所利哉雖然
是詩之作使天下後世知君子小人之分如白之
于黑如渭之于涇如神龍之于蝦蟇至今讀之猶
竦然知所勸戒則亦未可苟訾也因從范靜翁先
生讀此卷故併論之以續鄧語後

書陳氏家語後

至正八年冬予以參政蘇公天爵命行浙水西訪
求衣冠世族公意蓋欲萃爲一書以著詩書悠久
之澤甚盛心也越明年春正月乃至吳門首得陳

氏家譜閱之陳氏之先由吳興遷長樂凡十有三世而遷延平又八世至尚書公而始大亦可謂遠也已矣後世擢高科躋膺仕者累累有人散居浙江簪纓相屬又可謂盛也已矣若譜序所稱尚書之功績朝議之德政諫議之忠節又陳氏之光顯絕特者諫議公平生攻斥姦黨如嚴霜烈日不可干犯而于兄弟極爲友愛伯氏早世撫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成初奏補恩澤舍已子而先伯父之子噫君子之用心固如此也蓋君子之心仁厚寬廣兄弟之子視猶己子初無彼此之異今觀陳氏之譜自尚書公而下愈久而愈盛愈久而愈彰詩書之澤纓簪之懿至于今而未已則天之所以福陳氏者爲何如耶尚書之十世孫權字以異諫議之八世從孫也聰敏篤學修謹有文能世其家業不墜出所藏諫議奏藁及家譜示予旣錄其譜以復蘇公且書此以荅以異云

題于氏封贈碑後

尚書于公登第時祁方勉強就學間嘗竊誦公之文而欽慕之如是者旣有年其後幸叨末第佐婺源而公已去守矣凡公政令之施規撫之畧雖獲竊窺一二而猶以未及一見公爲恨如是者又有年旣而公主浙江文衡祁亦列職簾外比出院乃

得見公賓館中氣貌魁傑言議宏謐稱其爲文章
政事者也于是向者欽慕之心願見之意始得以
少慰焉今年春祁以公事來吳門復見公于私第
乃得讀翰林歐陽公所爲公贈封三代碑銘又知
公之晚年所以享優遊盛大之福而子孫孫子繩
繩而未已者蓋有非一日之積矣積之也厚則其
發之也必宏祁于公夫何羨哉竊獨羨夫卷中所
題自歐陽公而下若中書張公中丞許公祕監黃
公凡四人與公而爲五昔延祐初科進士皆位通
顯皆負天下重望圭璋炳煥輝映後先可不謂之
盛歟敬仰高風邈如霄漢噫安得後來科目之得
人復有如延祐初元之盛如此哉

題方寸地說

予與段君篤修相聞久矣及來姑蘇見其明爽暢
達言議偉然又有其子若孫皆雋秀敦雅足以繼
其志而亢其宗意其得于天者必有異乎常人也
及得虞揭諸公所爲方寸地卷觀之然後知其所
得于天者蓋在此乎此人之所以爲善不善而子
孫之賢否家業之盛衰係焉推其所由皆于此乎
判今觀篤修之得于天者如此其厚則其方寸之
所存從可知矣由念之善而享豐厚之福于其身
又有以及其子若孫焉人亦何樂而不爲善哉

三友贊

長松千尺生于崇岡躡躑百卉輿臺衆芳唯竹與梅同我氣味徘徊顧瞻允也其類於焉有人是求是徵爰採厥美以勗其身惟松之高惟竹之勁惟梅之清亦罔不競惟是三者其誰友之是以似之

翔龍琴贊

龍之矯兮高翔天門洞開兮飛揚羣仙結珮參頤頡天樂廣備陳清商清商流傳下土方美人意重雙明璫蓬萊瀛洲路何長金徽玉絃在高堂

題畫龍

委蛇蜿蜒與時周旋放之則彌亘乎六合卷之則

淡潛乎九淵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題楊清溪畫雪竹

竹以節名雪以潔稱非潔不足以表君子之操非節不足以表君子之貞誰其爲比清溪之清

附錄

送李君一初應南歸序

歐陽玄

國家有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寅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南士初登第入官卽其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修史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甚

難遇也故衆人之言曰天以斯文之澤鍾于一初者何其厚耶予之言則曰儒者積學發身可幾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慶而榮遇若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澤厚吾一初者又何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賢莫不願之學學莫不願之成至于希有之遇可必于天耶雖然一初得闕內補而需次再期將使之居則致庭闈之歡出則盡鄉里之情退而休焉又得以繹其所舊聞增其所新習廣其所積博其所施異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于其所事是豈獨爲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之人吾黨之士喜稱樂道以致

其相勸之辭者也元統二年甲戌春正月望奉常

歐陽玄序

故李公序
哀辭有序

劉楚

前承務郎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雲陽李公歿于永新上麓之寓舍其諸生南平劉楚聞而哭之旣馳書弔其子自立復爲書弔劉君子琚以楚昔者之見公自劉氏也公以盛年擢高第爲名進士擅學問文章爲世儒宗同知徽州婺源州事凡六載再調今職又三載遭亂隱跡歸茶陵山中復往來永新境上所至荒巔僻涯野夫賤隸聞公名咸知敬愛公爲人清修玉立攻苦澹泊尤工書號希蘧

三友贊

長松千尺生于崇岡躡躑百卉輿臺衆芳唯竹與梅同我氣味徘徊顧瞻允也其類於焉有人是求是徵爰採厥美以勗其身惟松之高惟竹之勁惟梅之清亦罔不競惟是三者其誰友之是以似之

翔龍琴贊

龍之矯兮高翔天門洞開兮飛揚羣仙結珮參頡頏天樂廣備陳清商清商流傳下土方美人意重雙明璫蓬萊瀛洲路何長金徽玉絃在高堂

題畫龍

委蛇蜿蜒與時周旋放之則彌亘乎六合卷之則

淡潛乎九淵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題楊清溪畫雪竹

竹以節名雪以潔稱非潔不足以表君子之操非節不足以表君子之貞誰其爲比清溪之清

附錄

送李君一初應南歸序

歐陽玄

國家有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寅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南士初登第入官卽其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修史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甚

難遇也故衆人之言曰天以斯文之澤鍾于一初者何其厚耶予之言則曰儒者積學發身可幾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慶而榮遇若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澤厚吾一初者又何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賢莫不願之學學莫不願之成至于希有之遇可必于天耶雖然一初得闕內補而需次再期將使之居則致庭闈之歡出則盡鄉里之情退而休焉又得以繹其所舊聞增其所新習廣其所積博其所施異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于其所事是豈獨爲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之人吾黨之士喜稱樂道以致

其相勸之辭者也元統二年甲戌春正月望奉常

歐陽玄序

故李提舉有序
哀辭

劉楚

前承務郎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雲陽李公歿于永新上麓之寓舍其諸生南平劉楚聞而哭之旣馳書弔其子自立復爲書弔劉君子琚以楚昔者之見公自劉氏也公以盛年擢高第爲名進士擅學問文章爲世儒宗同知徽州婺源州事凡六載再調今職又三載遭亂隱跡歸茶陵山中復往來永新境上所至荒巔僻涯野夫賤隸聞公名咸知敬愛公爲人清修玉立攻苦澹泊尤工書號希蘧

翁又號危行翁望八老人不二心老人享年七十有三沒之日葬上麓之原前數月遺楚書曰近還山中痼疾復作苦甚苦甚及後得子琚報書則述公臨終時所以戒飭其子與友朋訣絕皆靜治不亂嗚呼此非平日視窮達于一槩明死生于一致者烏能如是哉故淮南叅政守安近余公廷心學者稱青陽先生與公爲同年皆第一甲皆第二名皆賜進士及第公未疾時嘗爲青陽集序其間多自道之辭皜然如日星之潔白而不可掩欲知公平生心事出處始終大槩畧具此矣竊謂公所操如此使得位以自効當與青陽公齊驅竝駕然或介烈以立名或隱約以終身則所處有不同至無愧于天地君父則無不同矣竊悲公遭時搶攘不得極其所至使名位不大峻灼卒困約以終又悲老成凋謝斯文屯蹇使若楚之孱昧弗植而失所依歸乃爲文以哀之其辭曰

士有蹈死以成名兮夫固非惡夫身之有生惟生而或累于吾仁兮曾視之藐焉如一羽之輕紛死生之汶汶兮孰審察其所處進必不攝于患難兮退亦不二于寒窶譬騎驥之騁陸兮儼銜轡而就馳任旣重而道險兮奮予身以先之倘軸摧而軫仆兮雖骨折宜猶未悔苟非所事而在野兮又奚

必傷勇於旣退昔三仁之異趨兮同所歸于潔身
彼食薇與採菊兮亦已志之各伸嗟先生之好修
兮早蜚英于天闕遭家難之頻繁兮軻方發而遄
蹶鼓予棹于星源兮登文臺之峩峩挾星文之五
色兮障浙江之頽波解予佩以來歸兮紅塵蔽天
而南驚曾哭母之幾何兮豺狼嗥乎鄉土將九叩
首以赴死兮慨吾莫適乎所因爰竄幽以去亂兮
誓遵晦以終沌汨明珠于泥滓兮雜叢蘭於蕭艾
終不混不遷兮益煌煌而旆旆悵空山之獨立兮
悄四顧其無鄰倫誼藜而弗綱兮孰無君而有臣
攄幽憤以有作兮時託詞以著志將掩袂以叫閭
兮予浪浪而流涕攬臨終之遺言兮魂妥帖而不
驚從青陽于大清兮駕紫麟而上征曰上麓予所
安兮山庭澹其秋晚乘飛雲以往來兮瞻故鄉其
猶未遠恍玉立之在前兮浩予遊而莫從杼斯文
以鳴哀兮諒千古之所鍾

書雲陽李先生遺墨後

題畫二首載一卷七
言絕句

右絕詩二章茶陵李先生墨蹟先生諱祁字一初
別號希遠元元全頂統癸酉進士第二人有文名官至
江浙儒學副提舉遭時多變退隱永新山中絕意
仕進二絕必其與同志者否則寓言耳前以鶴歸
爲况後以耕漁爲事其高尚貞一之操確然有不

雲陽集 卷四
可拔者于是乎槩見矣或謂於夷狄衰亂之世何必爾噫宋女之嫁蔡夫夫有惡疾終身不改適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先生將不與是類耶綱常之道固不易如此先生族孫侍講學士東陽賓之以文學勸講讀職論思有聲名籍甚而求得是詩珍重之如拱璧然信乎不失其世守者哉因識其後而歸之成化甲辰夏五月旣望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後學安成彭華識

右詩二首乃茶陵李先生希蘧所作而自筆者予友侍講賓之則先生之從玄孫近得此於括蒼梁澤氏遂寶藏于家先生元元統初以及第爲翰林應奉親老就養官江南入國朝祕跡二十餘年卒葬永新山中所著雲陽集考其平生節槩足爲來學宗師詞翰特其餘耳昔蘇平仲族出于眉山入謂其文章奔放有三蘇風韻然則賓之之學亦未必無所本云成化己巳夏四月望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侍講莆田陳音識

朱澤民山水圖詩畫跋

詩載一卷古風

崑山許氏藏元人墨跡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初朱澤民山水詩一首予識公爲賓之學士先生之族高祖也爲乞而歸之賓之旣得甚喜遂加裱飾復俾予書其所自來蓋公在元嘗登高第自翰林

出爲州佐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中人家往往得其詞翰觀于此紙可謂妙矣雖非其後人亦知愛之况爲其後人者乎然賓之所愛尤有可重者非特所謂妙而已者若許氏能捨其所愛亦可謂知所重輕者歟弘治戊申冬十一月壬申長洲吳寬書

曩賓之學士得其先世元一初先生提舉手墨一紙於原博庶子所殊珍惜之意謂安得朱畫以成一美予時偶收此幅遂以歸之額間虛紙一方規制適與詩稱賓之喜曰非偶然也裝潢爲一俾識所自夫物之成敗聚散如人之出處顯晦要有數

者詩圖淪落海內百餘年復還其嗣人之手以卒顯于時亦奇矣若提舉公清材碩學出當厄運弗克彰施歷傳至學士始益振其世業大鳴于盛際付受有緒此其徵歟可喜之大有在二物之外者澤民亦嘗爲儒學提舉今詩稱隱君當是其未仕時筆公隱永新山中三十年而詩有風塵之嘆豈其供奉翰林及出爲提舉時所題耶公所著雲陽集惜此詩散逸不收無所攷矣晉陵陸簡跋希蘧府君題朱氏山水畫長句眞蹟有姓名及字印各一而無畫許翀鴻高所藏鉅卷皆元諸賢詩翰此其一也原博先生見而說之曰此在汝卷不

過三十之一無之不爲闕在其子孫則千金之寶也子何惜三十之一以爲千金之饋乎他日以諾告且曰爲我作海月菴記卽可致矣記成而詩果至又數日陸先生廉伯以澤民畫一軸爲贈上有空格取是詩校之不爽分寸卽標于其上觀者不辨其爲二物也嗚呼干將莫邪千載離合世間事似亦有鬼神之力雖府君有靈不能不爲之撫然况爲之子孫者哉軸頗舊不伏裝飾所以存故實彰奇異使來世益愛護永不散失而二先生各題其旁以識所從得云旣得之十年爲弘治己酉三月十九日五世諸孫東陽百拜謹記

進思堂記跋 有文

右進思堂記一通元江淞儒學提舉一初李君撰元制寧國等路權茶提舉置司徽之休寧至正中貫云石學士孫子素來領司事而君方同知婺源州此記所爲作也石刻燬于兵而

國初弛茶禁故司爲廢壞稅歸予家蓋嘗得此記而誦之鑿鑿乎匡時之策究本之論非苟焉應世之作而猶以未得睹其全集爲憾弘治初被放南還始得所謂雲陽集觀之蓋君族孫今學士賓之所輯入梓已號精詳而此記闕焉竊意是篇在集中當不可少者今歲入

朝首以相語賓之請畀而附刻之因錄一通如右
予鄉故家寶藏君遺墨最多聞溪西俞氏有節士
碑亦君所撰求之云爲有司輦致婺源學磨去舊
文以刻科貢題名矣旣又聞當時有不忍磨去者
正刻其背但移寘近壁使不可摹耳亟令一工人
往圖之僅摹一紙將俟來歲而春初火作廟學一
空所謂節士碑亦煨燼無遺矣惜哉予見賓之之
惓惓手澤每得必記其所從來以示不忘其繩武
之業將有在此帙之外者因輟碑本相貼而并識
之弘治癸丑冬月長至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侍講學士同修國史兼經筵官新安程敏
政拜書

唐三學士卷題辭

有詩

右吳興錢舜舉所圖唐三學士吾里好事者譚繼
先傳心得之前進士李一初希蘧先生題之也先
生登元統癸酉李齊榜進士第始參議張公起岩
尚書宋公誠夫監丞揭公曼碩讀其廷試策擬甲
是科啓棧廼南士遂改次李齊公平會齊病上表
謝恩則先生也城西龍湖乾之記驗矣初授文林
郎應奉翰林文字未已過家拜重慶鄉邦榮之已
而連丁內外艱改同知婺源州事興學教民士子
駸駸知所向方轉儒林郎江浙儒學副提舉同寅

班公彥初以善書名詞翰兼工班讓能焉既還鄉
值亂離用廣西憲臣薦入風紀僉湖南憲道梗未任
養晦里中諸義壘轉徙禾川諸詩禮大家爭迎致
之雖在艱危不忘忠愛時紆思乎吟咏文字之間
兵燹後所存惟雲陽集而已先生人品高尚胸次
廓然無城府故其爲文不事剗劖而緼幅自然詩
亦如之評者謂有館閣氣象嗚呼已矣九京不可
作矣今睹此畫此詩宛然鸞停鵠峙之在目也繼
先什襲惟謹念遺響寥寥不遠江湖數千里介其
予以和裝池成幅懇識其後意恐先生地下嘆里
中人爲爾寂寂也厚哉繼先之用心也予于是益

有感矣天之將喪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也胡
爲使先生以垂絕之音聲緒阜山之義壘天之未
喪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也胡爲併後死者獲
嗣其遺響于今大明朝玉堂之瓊署其亦有數也
夫其亦有數也夫言之不足載詠歌之詩曰

老錢設色工寫真圖此學士祇三人其時大開天
冊府人中妙選皆鳳麟更番無事略退坐華館方
牀錦繡茵手書不看看碁子何以得此逍遙身流
傳幸到譚隱士題品不用餘縉紳前朝翰林李應
奉采筆落紙如有神今朝翰林劉學士紫微泚露
當清晨李則已矣邈遺響捧心之後難爲擧工擧

效藝不用辨且看梅花報小春
洪武二十一年蒼龍戊辰良月
既望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春坊左
贊善里中老契劉三吾坦坦翁書

祭高祖希遠提舉府君墓文
成化壬辰春月五世諸孫東陽

彼元世之既衰兮世溷亂而不綱
惟賢哲之相遭兮亦懷貞以自藏
繫余祖之既歿兮爰引祿而南遊
曾歲月之幾何兮曰歸茶陵之故
垣結茅菅以爲廬兮彼軒冕其猶
敝屣思采桑于長江兮值山河之
遽改世可晦而爲明兮物緇不可
使以爲朱豈不知堯舜之難逢兮
寧巢許之爲徒丘固各之

有首兮時固有所值也寧死于永
新之土兮曰惟吾心之無愧也彼
宏詞與麗藻兮固余祖之所遺蓋
嘗靜言以思之兮又何營乎今世
之所希慨愚生之既晚兮奄忽周
乎四世幸宗譜其猶未泯兮懼芳
風之莫嗣承予告以展省兮掃松
楸于荷木之野持一奠而酬茲兮
此固余心之望者念祖德之下而
沾襟返故廬以爲家兮不肖者之
志也蹇淹畱而無成兮敬陳辭以
爲戒也意悃悃而莫宣兮魂髣髴
而上征庶九泉之可通兮託哀辭
於楚聲

書雲陽文集後

雲陽李先生在元元統初以文章取高第遊宦兩浙及時多故臥病永新山中憂憤抑鬱遂以不起平日所著詩文一皆忠義所發不異杜陵萬夔時當時學者翕然宗之今取而讀之猶能使人感嘆興起蓋天理之在人心不以古今殊也先生族孫賓之學士以家藏舊集復爲鏤梓以傳固斯文不朽之盛事亦足以見其後人之多爲賢也刻成謹識數語於後併得以託姓字云禮部左侍郎翰林學士錢塘倪岳識

又跋

雲陽李先生文集數卷其諸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西涯李公重校而補葺者詩賦序志諸體率具其文溫雅端重而方正之氣充然其間大作也考之先生元統元年左榜進士第二人蓋元取士有左右榜其右榜第二則余闕廷心用是先生與闕最相友善元季三亂先生屬以江浙提舉丁艱家居嘗欲效一死而不可得迹其心無愧于闕而遭則有不同者雖國初會朝清明未能一自然忠於所事君子不之少也而其子孫乃聞或有弗繼豈修正之屢迨其後猶不免邪獨其遺文之傳不至漸盡而又有如學士公者拾葺表章以圖不朽豈斯文餘烈天固將撫訶衛闕以示諸人以

爲世勸哉而况學士之盛名碩望見重一世足爲先生光哉集旣成學士俾書數語于後用識此以致高山景行之意弘治壬子二月晦日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侍讀學經筵講官兼修國史後學新喻傅瀚拜識

又後跋

文章因人而輕重世之論文者或以世變律之亦過矣諸葛孔明陶元亮起于漢晉之末世出師二表歸去來一辭讀之使人追想其孤忠峻節於千載之上眷眷而不能已揚子雲漢之名儒也大節一虧其太玄法言至使後世端人正士棄去而不

肯讀柳宗元崛起中堂其文非不雄淡雅健也一失身于佞文之黨歐陽子顧以李習之與韓昌黎竝稱而宗元弗齒焉嗚呼文章之輕重繫于人品之賢否而世變果不足以高下其人者固如此翰林侍讀學士長沙李公哀集其五世族祖雲陽先生遺文將刻諸梓辰得而讀之未嘗不撫卷三嘆願爲執鞭而不可得也蓋先生當元季衰亂之世以進士起家歷官中外慨然思以大義倡天下晚乃屏居湖南語及時事輒歛歔涕泣猶以不得效一障如余廷心者以盡事君之義爲憾逮入聖朝力遜徵辟而忠義之聲遂滿天下辰早從學士公

拜瞻遺像及其字畫亦已尚論其世而想見其爲人乃今又因其遺文而有感焉敬識數語于下方俾讀者知所愛重不以元朝李世之文視之亦庶乎學士公哀集之意也括蒼潘辰謹題

右我希濂府君詩文數卷家有舊本題云男位編集卽墓表所稱自立者字畫瘦勁有府君家法蓋其所手錄而永新千戶懋所刻也東陽歸省墓時俞氏已絕板刻無知者比吾友顧君天錫知吉安謂東陽曰此吾郡流寓所當表見東陽乃取舊本屬廣陽劉瀚永嘉趙式分錄之國子祭酒方石謝先生爲序次以舊序三篇惟劉中孚序隸字多闕

無所從質會禮部主事楊君謙來自蘇以錄本見遺因得補其殘舛并以近所得于括蒼梁澤蘇州許翀者凡古詩一絕句二及近時大夫士題識皆附焉他爲廬陵王子讓文集序及宋大理文徵所藏清明上河圖跋尾真蹟則皆集中所載其散落人間者尚多不可得而悉見也及其存而藏之吾李氏子孫其敢忽諸弘治壬子二月二十日五世諸孫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國史官東陽百拜謹書

雲陽集後序

福承乏吉安間閱郡志於屬邑永新流寓得茶陵

李公祁蓋世所稱希遠先生者是已詢諸父老則知爲吾友翰林學士賓之族祖今邑西雷公峽有墓存焉比歲入覲京師始聞諸學士公爲詳又見其所謂雲陽集者歲久亦頗殘缺因慨念耆舊凋零不可得而見若夫修飭其墳墓播傳其文章以風勵後學有司事也且彼俞統制者一武弁耳尚能爲之予何人者矧於學士公爲道義交久且厚豈容萬不加意乃爲立石墓道并重刻遺文以傳庶幾郡邑之士及其宗族鄉黨復見一代典型於旣泯矣豈獨吾學士之私好而已哉弘治五年三月旣望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江西吉安府知府前刑部郎中後學吳人顧福謹識

